

救人于危难时

汪顺华（四川）

献血是件极其普通的事情。然而,当你救人于危难之时,就显得不普通了。

在新冠肺炎疫情极其严重的时候,“湖北血库告急”“武汉血库告急”“宜昌血库告急”,消息传到四川、传到成都,作为兄弟省市积极支持,普通公民也积极响应。我们能为湖北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,也算是为这个社会作贡献吧。

当时,我们单位还在实行弹性工作制,进小区、进办公场所都要测量体温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献血,极其不便。单位领导想得周全,相关负责人主动与成都市血液中心联系,请他们到单位采血,干部职工按照预约时间自行前往。

献血那天,我早早地就起床了,戴上口罩,自驾车前往。一路上,行人稀少,车辆也少,驾车的速度自然比平时上班快了许多。单位大院管得很严,车不能进,只能停在另一条街的路边,然后,步行拐几个弯,穿过马路,才到达采血点。我徒步走着,远远地,看见办公楼右侧,停了一辆采血专用车,几位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,正在忙着搬桌凳、搭台。走近一看,机关党委有关人员戴着口罩,已在等候,见了我,点头以示招呼。采血工作人员手拿测温枪,在我额头前点了一下,只听“36.5度”,体温正常。

一个人献血,需要经历诸多程序。扫码、取单、填表,等待检验和抽血。整个流程我十分熟悉,因我曾经献过血,2008年“5.12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我也参加了献血的行列。

我拿着表,等着前面的人起身后,才坐下。护士指了指放在桌上的酒精喷雾剂,示意我拱手消毒。接着,量血压、测脉搏、称体重,几项程序后,又往前移动一位。我知道这是血液检测点。只见她拿着一个小针,在我中指上一划,血一下子就出来了。她娴熟地拿着小吸瓶,将血挤在一块小玻璃板上,放入容器,吩咐我在一旁等结果。

等待区域,我和几位同事在一旁的凳子上坐着,时不时地看着忙碌的医务工作者进进出出。过了一会儿,工作人员叫我们上车,坐到献血座位上。一个女护士过来,手里拿着资料,核实了我的姓名、身份信息后,就开始采集血液了。不一会儿,只听护士说:“好了。”

她快速地帮我拔掉针头,递给我两根棉签,让我压住针眼。那动作娴熟而麻利,让我十分敬佩她的专业水准。

十日后,我收到一条短信:“尊敬的无偿献血者,你的血液经检验已合格,将用于救治病人,感谢你无私的捐献。成都市血液中心。”这一下,我激动不已,想到自己的血液能救助别人这让我很欣慰。

通过两次献血,让我对献血有了更为深刻地认识。救人于危难之中,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,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!

乡村槐花

张勇（陕西）

这个季节,串串花开,摇醒诗意的村庄。那简陋的厨房,顿时荡漾,槐花缕缕醇香。炊烟袅袅,乡村洁白的心事,顺着笑意,飘向远方。

这个季节,鸟雀已按捺不住涌动,叼着缕缕槐香,将满村的芬芳,啄进暖融融的诗行。厨房的火苗呼噜歌唱,香喷喷的意象伴着串串槐花,香了村庄,甜了时光,醉了春天的畅想。

我的父亲,讳安凯,四川平昌县兰草乡金华村人,去年11月11日去世,距今已有160多天了。清明节时,我和二姐约好,要去青城山味江陵园给老人家扫墓。清明节前夜下雨了,把大地和山林洗得干干净净,绿油油的树叶儿从车窗外直扑眼帘,空气湿漉漉的,仍透着阵阵寒意。我们到达公墓区后,停好车,从左边的台阶缓步走到父亲的坟前,我轻轻地清扫去几片粘在墓碑上的树叶,二姐又用纸巾擦拭碑上的遗像,金色的名字刺疼我的眼,忍不住流下泪来!我不敢相信身体一向很好的父亲,说走就走了,连一句嘱咐我的话都没有留下,他最喜欢的孙子——鼎罐儿也没来得及看爷爷一眼就走了。如今,父亲的骨灰就埋在这片青山中,谁知道他生前的故事?除了我们三姐弟会常常来看望他老人家外,谁还会专门驱车前来凭吊一位素昧平生的老人呢?想到这里,觉得是应该写点什么,以怀念父亲。

您16岁那年(1966年春)就外

出独立闯荡,在阿坝州马尔康林业局林场,身边没有一个亲人,在艰苦的环境下干就是40多年,您也许算不上共和国的英雄,但在儿女的心中,说您是“开发林业、建设祖国”的英雄,一点也不为过。您专门带我去动物园看狮子老虎,您陪我看电视剧《少年英雄赖宁》,您在阳台上给我讲毛主席诗词,您请假送我回平昌读高中,您出差时带我到陆军医院补牙齿……没有您的养育,哪有儿子的今天啊!英雄与烈士,为国家与民族利益而奋斗,他们是伟大的正义的象征;父亲,您省吃俭用,和母亲相濡以沫,支撑这个家,就连退休后,也忙着带孙子,江宝、之鄂、鼎儿,哪一个孩子不是您和母亲帮着抚养才长大了的?所以,您是没有军功章的英雄。

您突然离开我们,儿子的心中有说不出的后悔啊!

那瓶我到宜宾开会时,从五粮液酒厂特意给您买的酒,六年了您都放在柜子里舍不得喝。儿子从泸

的脚腕间。

村头一条暖色调的小路蜿蜒伸向远方。风悠悠吹过,两排白杨树发出飒飒的欢歌。远望去,天上飘浮着几朵灰白饱满的云团。长空中云雀婉转,布谷欢叫。沿着长满青草的小路来到小河边,清澈的河水倒映着澄澈的天空和灵动的白云,河面上漂浮着荷叶。几只红蜻蜓很机巧地点了几下出水很高的荷叶,便飞入远处的草丛中,剩下几茎荷叶多情而惆怅地颌首。

长空中一串布谷鸟清脆的鸣啭由近而远,直至消融于远天的一

晨曦中的家乡小镇

杨宽林（四川）

小镇在晨曦中刚刚苏醒的时候,旭日的霞光便笼罩着小镇,给远山、村寨镀上一层灿烂,给那稀疏飘起的炊烟,涂上一抹橘红,那炊烟便在时而橘红,时而乳白的交替中升腾着,流泻着,渐渐幻化成远天的一抹云霞。几只雄鸡扑棱着翅膀,飞上篱笆墙,伸长脖子,用尽全身力气,发出清脆嘹亮的啼鸣,如钟声般悠远,或许是它昨天夜里做了个好梦,清晨醒来还在兴奋吧,不然怎么如此引吭高歌呢?也或许是它看到了隔壁的上学娃,还

躺在被窝里酣睡,想要叫他起床,不然怎会如此卖力气?也或许是在向低处的那几只母鸡炫耀,不然怎么会如此的亢奋?

在鸡叫声里,早起的老奶奶,一边用手拢着鬓角上的几络长发,一边慢慢地踱进园子里,扭几个茄子,摘几个辣椒,拔几颗香菜,掐几根葱叶,然后摇摇摆摆地侧着身子,带着全部收获,心满意足地回屋去了。屋梁上的燕子,徘徊在房前屋后,也在忙着自己的早餐,斜掠着翅膀,在追逐着蛾子。起落之间,蛾子便已被衔

在嘴里,成了它的美味。青石街道的转角处,头戴斗笠的老伯,肩上扛着犁头,手牵着一头黄牛,已经准备上田了。“四伯!起得这么早啊?赶田啊?”“嗯!不早了,趁早上凉快干会儿!”老人一扬手中的鞭子,在空中打了一个鞭花,留下一记清脆的鞭哨声,这牛也就在鞭哨声的督促下,加快了脚步……

家乡的这座小镇就像一架古老的水车,在日复一日的运转着。如果你能在某个时刻,驻足小镇,请安睡在她的怀里,享受古朴的田

州带回的老窖酒,去年重阳节前,您过生日(农历九月初七),大家叫您拿出来喝两杯,您却笑着说:“年年有今日,岁岁有今朝。明后年再喝也不迟嘛!”二姐给您买的新衣服,您都放在衣柜里,只有偶尔走人户时才穿几次。衣服上的补丁,袜子上的洞,母亲给您补过无数次,总舍不得丢弃,您说:“穿习惯了的,舒适,合身。”难怪二姐每次回娘家帮着收拾家务的时候,常常埋怨你们“太节俭了,不晓得享受生活!”

清明节那天扫完墓后,到达郫县家里,母亲已煮好午饭,只等我们用餐了。我们姐弟俩怕母亲太伤心,就不让她去扫墓,在家里休息也好,而母亲想得比我们更周到,知道大家起得早、吃得少,中午到家时一定饿了。丰盛的饭菜摆在桌上,蒸肉、炖鸭、香肠……然而父亲却再也不能和我们同桌吃饭了,想到这里,我的眼泪噙在眼眶里,忍不住滴落到碗里。

家里的摆设依旧,房子还是父亲帮我装修的,才住了六七年。我

四月的乡村

官风华（江苏）

片幽蓝。几位农妇挎着竹篮子轻捷地走在田埂上,红润而秀丽的脸上荡漾着劳动后的轻松愉悦。

旷野上的花香像打开瓶塞的酒,甘醇而浓烈。草木湿润得仿佛能拧得出水来。抬眼,花枝摇曳,百花巧笑嫣然。闭眼,暗香浮动,花香氤氲心中,好一幅色彩铺张、韵味十足的乡村风景画。

四月温煦的阳光染亮了天边灰褐色的云片。阳光落在小院里,落在梧桐树和歪脖子榆树叶片上,落在忙忙碌碌热情洋溢的人们的身上。少女们早已把厚厚的棉衣收进了衣柜,着一袭霓裳,步履轻盈

在嘴里,成了它的美味。

园风情。早晨当你睁开惺忪的睡眼,太阳已经爬出地平线,阳光将满地金黄投射到窗口,斑驳在梨树的叶子上,叶子、梨树、窗子都沐浴在淡淡的金黄之中,沐浴在清晨清爽的空气之中,推开窗子,邀请阳光入室,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开始新一天的好心情……

生活在这古朴的小镇上,真的是一种享受,虽然远离了都市,远离了现代文明,但是却使一颗颗疲惫的心,找到暂时栖息的港湾,忘却尘俗的喧嚣。

走到父亲生前睡觉的卧室,坐在床上,翻看父亲留下的笔记本,上面写有许多信息:有写于1976年的小诗,有抄录的《长征组歌》,也有退休工资本的密码等。母亲曾告诉我,这个笔记本是她1966年在钢铁厂工作,刚订婚时送给父亲的,所以,父亲一直带在身边,搬家数十次,都保管得好好的,从来没有乱放过,更不要说随便扔掉了。

父亲在我心中,从来都是穿着中山服,整整洁洁、干干净净的形象,威严高大,雷厉风行。退休那年,在我们全家人的劝说下,父亲果断地戒掉了有四十多年烟龄的习惯,不得不不说父亲的勇气与毅力非同一般。父亲以前常给我讲他刚工作时,在军分区参加三个月军训的故事,诸如机枪点射、掷弹距离……可是,父亲这一走,儿子不懂的道理,今后再去找谁指点迷津啊?

窗外的雨,仿佛都化成了人们怀念亲人的眼泪,天地才变得冰凉冰凉的。

地抒写盎然的诗行。

望着春姑娘渐行渐远的背影,想起林徽因的诗:“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,是燕,在梁间呢喃。你是爱,是暖,是希望,你是人间的四月天!”在这梦幻般的四月里,一颗野草在风中摇曳,就是一首清新隽永的小诗;一只鸡雏稚嫩的呼唤,就是一首春的乐曲;一户人家升腾的炊烟,就是恬淡平和的乡村生活。

在四月的乡村里,每个人都是活泼的动词,勃发着生机和活力。芳菲四月,只是一个转身,美好,才刚刚开始。

暑假的一天,我回家已是夜里十点过,打开电视,正播放《父亲的最后时光》,不知不觉我竟流下热泪。急忙开车连夜直奔老家,看望父亲。老屋沉浸在乡村宁静的夜色中,田野上偶尔几声狗吠,父亲卧室的窗户还映着灯光,电视里正播着戏曲,我推门而入,只觉屋里弥漫着叶子烟的刺鼻气味。我的突然到来让父亲非常激动,他像迎接贵客一样让座、递烟、沏茶。语言因激动而语无伦次,他抓了一大把新茶,颤抖着双手费力地提起水瓶,向保温杯里注进滚烫的开水。由于手颤眼花,他竟然把开水倒得满桌都是。这一刻,我没有帮忙,也没有阻止,我观察着父亲,享受着难得的父爱……三四十分钟的交谈后,我向父亲告辞。父亲哆嗦着从枕头底下拿出手电筒,执意要送我到车边。我不允许,父亲就站在老屋门口,将电筒举着,照亮我走的道路。

由于他的手瑟瑟发抖,那光柱也在轻轻摇晃着,雪亮的电光把漆黑的夜生生劈成两半,我和我的影子在光中移动着,我禁不住鼻子发酸、眼睛发涩。

我深知,父亲穷尽一生散放着光和热,温暖着我们,照亮着我们,父亲已灯枯油尽,给我照亮道路的机会越来越少了,我要好好享受这一回。当我回头凝望的时候,父亲还站在老屋门口,屋内亮着柔和的灯光,长方形的门框像一

个取景框,年迈的父亲似一幅剪纸或雕塑,镶嵌在门框之中。瘦削的身躯,佝偻的脊背,僵直的四肢,那轮廓分明像一株老梅树,一株经历无数风霜的老梅。

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,他没有显赫的身份,也没能给我们太多的财富。他的能量极其有限,但正是伟大的父亲将我们托举到一个高度,正是他的农民父亲给了我们善良的灵魂,正是普通的农民父亲给了我们梅花般的饱满人性。

父亲一生的个性也与梅的神韵相契合。他从不向生活低头,逢善不欺,遇恶不惧。再贫穷也不偷不摸,人生再低迷也勒紧裤带送子女读书。他一生争硬气,有尊严地活着。父亲一生受了许多苦,苦活累活他都干,隐忍倔强,从不以弱示人。

车窗外凉风习习,乡村淹没在无边的黑暗中,只有父亲居住的老屋的灯光如一颗星火,一芥萤光。我渴望这缕温暖灯火经年不熄,我希望父亲多陪伴我们一些岁月。

夏夜,那株老梅的剪影深深刻在了我的灵魂。



王必正（四川）

父亲与梅

父亲已86岁了,他只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巴山农民,为何与梅扯上关系了呢?在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,父亲在我心中是严厉有余慈爱不足的强势形象,儿时的我一度

和父亲关系非常紧张,甚至常常暗地里诅咒父亲。2007年,母亲去世,父亲一下子变得沉默了,他常坐在老屋街沿久久地望着堂屋正对着的远山,若有所思。偶尔他会到母亲坟前坐着,扯去杂草,沉思半晌才离开。岁月和生活已把父亲身上的粗砺棱角磨平,他眼中的严厉已悄悄褪去,父亲乖巧了,父亲佝偻了,父亲老迈了,我眼中的父亲似乎有了更多的柔情。对于往事,我心里早就原谅了父亲。一个人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烟火中,不同的际遇会塑造不同的个性和心情,我为什么要对父亲的过去斤斤计较呢?

暑假的一天,我回家已是夜里十点过,打开电视,正播放《父亲的最后时光》,不知不觉我竟流下热泪。急忙开车连夜直奔老家,看望父亲。老屋沉浸在乡村宁静的夜色中,田野上偶尔几声狗吠,父亲卧室的窗户还映着灯光,电视里正播着戏曲,我推门而入,只觉屋里弥漫着叶子烟的刺鼻气味。我的突然到来让父亲非常激动,他像迎接贵客一样让座、递烟、沏茶。语言因激动而语无伦次,他抓了一大把新茶,颤抖着双手费力地提起水瓶,向保温杯里注进滚烫的开水。由于手颤眼花,他竟然把开水倒得满桌都是。这一刻,我没有帮忙,也没有阻止,我观察着父亲,享受着难得的父爱……三四十分钟的交谈后,我向父亲告辞。父亲哆嗦着从枕头底下拿出手电筒,执意要送我到车边。我不允许,父亲就站在老屋门口,将电筒举着,照亮我走的道路。由于他的手瑟瑟发抖,那光柱也在轻轻摇晃着,雪亮的电光把漆黑的夜生生劈成两半,我和我的影子在光中移动着,我禁不住鼻子发酸、眼睛发涩。

我深知,父亲穷尽一生散放着光和热,温暖着我们,照亮着我们,父亲已灯枯油尽,给我照亮道路的机会越来越少了,我要好好享受这一回。当我回头凝望的时候,父亲还站在老屋门口,屋内亮着柔和的灯光,长方形的门框像一个取景框,年迈的父亲似一幅剪纸或雕塑,镶嵌在门框之中。瘦削的身躯,佝偻的脊背,僵直的四肢,那轮廓分明像一株老梅树,一株经历无数风霜的老梅。

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,他没有显赫的身份,也没能给我们太多的财富。他的能量极其有限,但正是伟大的父亲将我们托举到一个高度,正是他的农民父亲给了我们善良的灵魂,正是普通的农民父亲给了我们梅花般的饱满人性。

父亲一生的个性也与梅的神韵相契合。他从不向生活低头,逢善不欺,遇恶不惧。再贫穷也不偷不摸,人生再低迷也勒紧裤带送子女读书。他一生争硬气,有尊严地活着。父亲一生受了许多苦,苦活累活他都干,隐忍倔强,从不以弱示人。

车窗外凉风习习,乡村淹没在无边的黑暗中,只有父亲居住的老屋的灯光如一颗星火,一芥萤光。我渴望这缕温暖灯火经年不熄,我希望父亲多陪伴我们一些岁月。

夏夜,那株老梅的剪影深深刻在了我的灵魂。